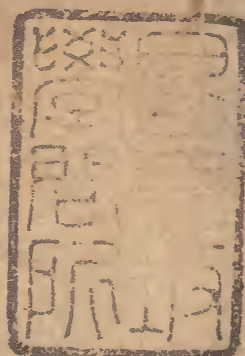


史拾

衆斷



			五	漢
		四	一	書
		九	三	門
八	一	七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五	漢
七			一	書
一			三	
函			七	
八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37
冊數	8 (8)
函號	371 16

八止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拾衆斷

呂氏月令

孟春紀 夏正月

季春紀 夏三月

仲夏紀 夏五月

孟秋紀 夏七月

季秋紀 夏九月

仲冬紀 夏十一月

淺草文庫

仲春紀 夏二月

孟夏紀 夏四月

季夏紀 夏六月

仲秋紀 夏八月

孟冬紀 夏十月

季冬紀 夏十二月

史拾衆斷

呂氏月令

呂氏月令目終

史拾衆斷

呂氏春秋月令

秦 呂不韋 著

明

吳弘基

全閱

朱日曦

孟春

夏之正月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

茅中曰王
者法天居

食車馬衣
服旂器必
順其時
立審曰天
之仁見于
春君之仁
見于賞

陳深曰有
德和令真
宰相事

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地。民慶賜。遂行。無有不當。迺命太史守典。奉灋。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當。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於

保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絪縕。同草木繁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道教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

劉長翁曰
三語括不
王道

孩。蟲。胎。犬。飛。鳥。母。麋。無。卵。無。聚。大。衆。毋。置。城。郭。揜。駱。
靈。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
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
紀。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行。
繩。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
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箋云。營室北方宿衛之分野。孟春月日躔此宿。參
西方宿。晉之分野。尾東方宿。燕之分野。孟春昏旦

時皆中於南方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羲氏以木德
王天下之號。死祀於東方。為木德之帝。句芒少皞
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為木官之神。東方
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為鱗角木也。位在東方。太簇
陽律也。萬物動生。簇地而出。故曰律中太簇。五行
數五木第三。故數八。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
出。糴木香糴也。蟄伏之類。始動出戶。故祀戶。脾屬
土。陳俎豆。脾在前。故祭先脾。魚應陽而動。上負水

獺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圓通達四出各具左右房謂之介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馬八尺以上為龍麥屬金羊屬土是月金土以老食所勝也宗廟所用之器皆疏鏤通達以象陽氣之射出術與遂同田之溝洫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而敗稼穡禡讀漬白骨曰骼有向曰髑揜埋者覆藏之也

仲春

夏之二月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央鐘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挺李華蒼庚鳴鷹化為鳩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琥以達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

劉辰翁曰
大君以玉
賜為重玄
鳥至耕嗣
之侯也祀
以太牢親
以君后示
以能受之
資予以所
求之祥固
為國本計
與

史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祀於高謀。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鄉乃禮。天子所御
帶以弓。韜授以弓矢。於高禘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
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先雷三日。奮鐸以
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
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槩。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扇。寢廟必備。毋作大事。以
妨農功。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天子
乃獻羔。開水。先薦寢廟。上下命樂。正八舞。舍采。天子

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中丁。又命樂正入學
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
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
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燠氣
早來。蟲螟為害。

箋云。奎西方宿。魯之分野。二月日躔此宿。孤星在
輿鬼南。建星在斗上。是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夾鐘
陰律也。是月萬物去陽。夾陰而生。自冬冰雪至此。

土發而耕。故日始雨。水鷹化為鳩。喙正直。不驚擊也。玄鳥燕也。春分來。秋分去。高禘王者后妃以玄鳥至。日祈繼嗣於高禘。后妃之傳見於天子者。於高禘祠之前。韜弓韜也。授以弓矢。示服猛得男象也。少畝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開冰薦寢。獻羔祭韭也。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犧牲。以圭璧代犧。皮幣鹿皮。玄纁束帛也。

季春 夏之三月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氣化為駕。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

劉辰翁曰
獻象柔之
服於先帝
祈禱以足
衣隆薦鮪
之禮於寢
廟。祈麥以
足食。

真德秀曰
天道宣洩
之時人君
奉天不可
以內而逆
此生道不
吝恩賚而
搜後又皆
宋內之政

余有丁曰
審財所以
制器制器
所以利用

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窳。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蕪。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單。弋。且。罟。網。羅。饑。獸。之。藥。無。出。國。門。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任。降。於。桑。具。挾。曲。蒙。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勸。

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墮。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翰。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纍。牛。騰。馬。游。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國。人。讎。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

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
令則天多沍陰淫雨早降兵革竝起

箋云胃西方宿趙之分野三月日躔此宿七星南
方宿周之分野牽牛北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昏旦
時皆中於南方也姑洗陽律也姑故洗新是月陽
氣養生去故就新黃衣如菊花故謂之菊衣乘舟
始漁恐有穿漏反覆視之葭泄猶布散也象陽達
物亦當散出貨賄不可賦歛以內之曲底曰蒙方
底曰管皆受桑翳蒙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
群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

孟夏 夏之四月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且發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牲禮。其事禘。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饗鱣。鳴丘。鉶出玉。善生。苦菜。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鷄。其器高以柝。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

善生
赤衣



婦有光曰
立夏之時
飲酒將行
必用禮樂
故預命樂
師習之
真德奇田
外而田原
內而縣部
勞以作勤
命以警情
生眾為疾
災淫樂食

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
欣說乃命樂司習合禮樂命太尉贊傑雋遂賢良舉
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
隳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締
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司徒循行
縣鄙命農勉作無伏於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
大田獵農乃收麥升獻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是月也聚蓄百藥糜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

輕繫繫事既畢后妃獻薦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
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
樂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則若雨數
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
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
實

箋云畢西方宿泰之分野四月日暉此宿翼南方
宿楚之分野婺女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

皆中於南方丙丁火日也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
以火德王天下是為炎帝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
方為火德之帝祀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
為高辛氏火正為火官之神歲陽用事鱗散而羽
徵火也仲呂陰律也陽散在外陰實其中所以類
陽也故曰仲呂其製成功五火第二故曰七火味
苦火真焦曰祿之神託於竈是月火玉故祀之肺
金也一曰肺火月陰氣動於下故螻蛄蚯蚓鳴而
出也朱赤順火德也將火也器高大象以火性是
月陰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斷刑決罪順殺氣也
酌春醞也詩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仲夏之五月

仲夏 夏之五月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鷄。其氣高。以桐。養壯。於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鞀。均琴瑟。管簫。執干戚。弣。調竽。笙。塤。箎。飭鍾磬。祝。敎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

禮神一名
天馬一日
龍虎賜伯
勞也

董份曰五
月陽盛多
旱。將舉雲
祀。呼嗟其

史合衆新

呂氏月令

十二

齊以求雨
齊祀必用
樂預備樂
罷則齊祀
之禮可行
也
穆文熙曰
大齊之禮
天子親行
未齊命祀
山川百原
齊祀之新
也既齊命
祀百辟卿
士齊祀之
編也

種柏曰
仲夏天氣
宜也通達
宜居此以
春高用之
宜也

齊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齊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
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羞以
含糝先薦寢廟令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無暴布門
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其羣則繫
騰駒班馬止是月也長日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
戒處必揜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
禴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是月也無用火南方

可以君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
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
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行穰令則草木
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箋云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五月日躔此宿亢東
方宿衛之分野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
皆中於南方也糝賓陽律也是月陽氣萎絀在下
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壯狡多力之士養之順陽

施也。抵緩也。是月牝馬懷妊已定，故放之。則別其
牽，不欲駒蹄踰越其胎育，故繫之。

季夏 夏之六月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
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
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鷹乃
學習，腐草化為螢，蚝蛄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
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雉，其器高以柝，是
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鼈，升龜，取鼈，乃命虞人入材，謹
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

坤曰為
八福人

心也一人
是以感
持合百
之民力
之則精
之華者
之神靈
之錫者亦
得

無和成出其加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
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為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
黼黻文章必以灋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
勿敢偽詐以給郊廟祭祀之服為旗章以別貴賤等
級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水無或
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
衆毋舉天事以搖蕩於氣毋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
之事水潦咸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

其德秀曰
黃鐘之宮
為八十四
調之首以
冠十二律
祭者皆起

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雉行水利以殺草如以
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行之是令是月甘雨
三至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瘡國多風欬
人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鷲四鄙入保中央土其
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
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霽祭先心天
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

合

名

十五

於宮猶曰
氣皆根於
土諸律皆
統於宮猶
曰時寄於
於土故以
黃鐘之宮
配土也

玉食稷與牛其範圍以揜

卷云柳南方宿周之分野六月日躔此宿心東方
宿宋之分野奎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
中於南方林衆鍾聚陰律也陽氣衰陰氣起萬物
衆聚而成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涸澤而
深重又有時雨燒雜行水灌之如以熱湯可以成
糞田疇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
死託祀為中央之帝后土官共工氏子句龍能平

九土託祀為后土之神陽氣散越而屬保蠱宮土
也位在中央為之者主黃鐘陽律也其任五五行
之數土第五也土味甘臭香心火也用所勝也稷
土皆屬土揜象土含養萬物一作揜以閱

孟秋 夏之七月

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則立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菟廡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威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

歸有光曰
刑秋令肅
殺之氣賞
武臣而因
以張武功
劉辰翁曰
嚴以制刑
慈以恤刑
杖陽抑陰
之意也

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
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
練桀雋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
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圖圖具桎梏禁止
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蕩察劄視折審斷決獄訟
必正平殘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是月也
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
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圻墻垣補城郭是月也

無以封侯立大宮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行之是
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
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
實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癘疾
箋云翼南方宿楚之分野七月日躔此宿斗北方
宿吳之分野畢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
中於南方庚辛金日也少皞帝嚳之子摯兄也以
金德王天下號為金天氏死配金為西方金德之

天合象辭
呂氏月令

帝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託祀為金神金
氣寒裸者衣毛蟲之屬商金也其位在西方夷則
陽律也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物蕭然應法成性
故曰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
金味辛金臭腥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故先進
肝白以順金氣犬金畜廉象金斷割深象陰閉藏

仲秋 夏之八月

仲秋之月日在房昏牽牛中且觜觶中其日庚辛其
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
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候鴈來玄鳥
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
旅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
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
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

董份曰人
情好新大
板從衣服
上起先王

之法服制
其人无必
其節之
焦竑曰嚴
而且當天
下無完民
唐順之曰
暑氣退而
涼氣通繼
以建之

楊維禎曰
仲秋農工
告成正財
貨交通之
候上平政
以利下則
下修職以
利上

有常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撓不
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
芻豢膳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人視長短皆中度
五者倘當上帝其饗天子乃儻禦佐疾以通秋氣以
犬嘗麻先祭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
窳修困倉乃命有司趙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
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
聲蟄蟲俯仰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

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齊升甬是月也易關市未商
旅入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皆至則財物不
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無逆天數必順其
時乃因其類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仲秋行春令則
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旱
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
草木早死

箋云角東方宿韓鄭之分野八月躔此宿牽牛北

方宿越之分野。甫觴西方宿魏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南呂陰律。是月陰氣內藏。陰呂於陽。任其成功。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故曰養羞。八月比戶賜高羊。鳩杖粉粢。是也。視全牲。恐其毀傷。即案其芻養之厚薄。

季秋 夏之九月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為洽。菊有黃華。豺則祭獸。獫狁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簠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歲。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藏

劉辰翁曰
以道路遠
近定稅貢
之期土地
所宜定稅
貢之物給
郊廟而外
皆當招稅
無有私

方孝孺曰
國家祿賦
耗於冗員
必奪於處
官而秋令
之廉自不
得進賞

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
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加不堪其皆入室土下
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合諸
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
法貢職之數以遠迎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
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搜馬
命僕及士駟咸駕載於旒與受車以殺整設於屏外
司徒掃地以誓之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

以射命主禱祭禽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
為炭蟄蟲咸俯在穴皆墮其戶乃趣殺刑無留有罪
收錄秩之不常者共養之不宜者走月也天子乃以
犬嘗糈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
敗民多飢室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
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
癸云房東方宿宋之分野九月日躔此宿虛北方
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

史合家新
呂氏月令
二十二

中於南方無射陽律也賓爵者棲宿於人堂宇之
間有似賓客傳曰爵入於海為蛤霜降天寒朱漆
不堅故百上休不復作器五戎刀劍矛戟矢也是
月天子尚武乃服猛鷹其飾佩之飾以射禽也

孟冬夏之十月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
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
味醜。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
水為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
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蕡。其冠宏。以弁。是月
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
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

驚黑服黑
象北方象
不龜

死事先人有死王事以衛社稷者

歸有光曰王者於開歲之時命官行開歲之政

茅坤曰考工只考待

一箇誠

王世貞曰蒸祭燕臣神和而目亦和蜡祭勞民神悅而民亦悅矣

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卜請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是月也天子始爽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附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關籬固封壘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辯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壑之小大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

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勅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祠於公社及門閭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無或敢侵削衆庶氓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

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箋云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危北方宿齊之分野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堯湯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皞氏之子曰脩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介甲也。象冬閉固羽水也。位在北方應鐘陰律也。陰應於陽轉盛其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鐘其數六五行

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凡醜朽者皆屬水行門內地也。腎屬水故發先之。雉入於淮為蜃。蜃蛤也。陰陽交氣為虹。是月陰壯故藏不見。器宏大奔深象冬閉藏飲蒸俎實解折謂者蒸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
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
味醜。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鴠不
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
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奔。命有司曰。土
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天眾。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
眾。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多疾疫。

仲冬 夏之十一月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
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
味醜。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鴠不
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
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奔。命有司曰。土
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天眾。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
眾。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多疾疫。

史合衆新 呂氏月令 二十六

陳深曰。酒以奉祭祀。供燕享故。宜製造有法。監臨有入。

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問。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醴必潔。水泉必香。陶氣必良。火齊必得。乃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洲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䟽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

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閤築圉。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斥瘳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

史合衆新 己未月令 二五

凌云斗北方宿吳之分野十一月日躔此宿東壁
北方宿衛之分野軫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昏旦
時皆中於南方黃鍾陽律也陽氣聚於下陰氣盛
於上萬物黃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鍾陰氣在
上民事空閑無所事作故命之曰暢月也大司主
酒官也周禮有酒正取之不詰詔命百官蓋藏命
司徒循行而猶不收藏放佚者取之以警游惰陰
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諸伏蟄當生者皆動搖
故曰蕩闕門闕也于周禮為象魏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此曰燕關門關也下同燕為祭

季冬夏之十二月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其日壬癸其帝
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
味醜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脗鴈北鄉鵲始巢乳雉雉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彘命有司大雉旁磔出土
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
臣天地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

瞿景淳曰
大雉旁磔
出土牛三
事皆不使
陰過其肅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唐順之曰
日月將會
於營室參
尾將中於
南方天象
復其故處
而歲終矣
歲晚務閑
古人使已
預泰農力

劉辰翁曰
異姓供外
祭同姓供
內祭羣姓
供羣祀欲
萃精於秩
也
按終一歲
十二月終
也三旬二
日者十日
一旬也二
十日為二
旬後一旬
在新月故
曰三旬二

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堅命取冰冰已入今告
民出五種命司農計耨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
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秬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
之薪燎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穀將
幾終歲將更始專於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卿大
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
之外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
之國供寢廟之芻豢令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

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
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
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季冬
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隣入保行春令則
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
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箋云嫫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婁西
方宿魯之分野氏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昏旦時

各
界
新
呂
氏
月
令
三
十
終

皆中於南方。大呂陰律。萬物茲生。動於黃泉。未能
達見。呂旅也。所以旅去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
呂。大讎。逐盡陰氣。為陽道也。出土牛。令之鄉縣。得
立春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也。詩云。二之日。鑿
冰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冰室也。是月日周於牽
牛。故曰日窮於次。月邁日相合為紀。月終紀光盡
而復生曰朔。故曰月窮於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
五星隨之。故曰星迴於天。農事將起。獨於農民無所役使也

史拾衆斷 尚書

明 孫 鑛 評 仁和 吳弘基 箋

禹貢

箋云。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
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者。孟子曰。夏后氏
五十而貢。貢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古文
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禹分別土地。以為

史拾衆斷 禹貢

冀州貢

九州。奠定山川。以別州境。

冀州。冀三面距河。兗河西。雍河東。豫河北。八州皆言

疆界。而冀不言者。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經始治之。謂之載。經始壺口等。以殺河

勢。治梁及岐。梁岐二山。河水所經。治之以開河道。

既修太原。至於岳陽。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覃懷

底績。至於衡漳。覃懷平地也。洪水懷山。襄陵平地。

致功為難。故曰底績。厥土惟白壤。冀土豈皆白壤。

土會之法。從多者論也。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

中。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

錯出第二等。田第五等。賦高於田。田等者。地廣而

人稠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衛二水名。大陸曰

無山阜。可耕治者。島夷皮服。以皮服來貢。夾右碣

石入於河。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碣石

在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

濟河。惟兗州。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九河既

兗州貢

合

高

二

簡潔作二
河者非

道。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蒲。胡蘊。簡潔。鈞盤。鬲津。

其一為河之經流也。雷夏既澤。澤中有雷神。鼓其

腹。則雷鳴。洪水橫流。不能受水。治而後雷夏為澤。

澠沮會同。澠沮二水名。會同。合而一也。桑土既蠶。

是降丘宅土。蠶性惡濕。水退而後桑土可蠶。充地

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可驗。充地卑。水害。時民依

丘陵為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厥土黑墳。厥艸惟

絲。厥木惟條。墳。上脉墳起。絲。茂條長也。厥田惟中。

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田第六等。賦第九等。

貞。正也。充賦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充彼水

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十三載

賦同他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充宜漆。宜桑。故貢

漆絲。篚。竹器。織文。非一色。錦綺之屬也。有貢又有

篚。貢物入於篚也。浮於濟。漂達於河。帝都冀都。三

面距河。充之貢賦。達河。則達帝都矣。

海岱惟青州。青州之域。東至北海。西南距岱。嵎夷既

青州貢

史合

禹貢

三

略。隅夷。今登州。魯為之封。畛也。維淄其道。維淄二水。其道水循其道也。上言既道。禹為之道。此言泛濫既去。水得故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海涯之地。廣漠而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一也。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絜。絲。鹽。斥地所出。絺。細葛。畎。谷也。岱山之谷。作牧者言可收放。夷人以畜牧為生。絜山桑。其絲。堅韌。中琴瑟之絃。浮於汶。達於濟。不言達河者。因於充也。

徐刑貢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西不言濟。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畧之也。淮沂其乂。淮沂二水。徐之川。莫大於淮。乂。則自泗而下可知。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入。則自沐而下可知。蒙羽其藝。蒙羽二山。藝者言可種。藝。大野既豬。大野澤名。水畜而後流。謂之豬。東原底平。東原。漢東平國。底平者。水患已

之合

高

日

去。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土黏曰埴。土性黏膩細

密。故可埴埴為器。漸包。進長叢生也。厥田惟上中。

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第五等。厥貢惟土五色。羽

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

玄纈。縞。徐土維赤。而五色之土間有之。故制以為

貢。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具五色。羽中旌。旄。孤相

材中琴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焉。不謂之石。

成磬而後貢也。纈。縞。皆繒也。各有所產之地。非他

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泗之

上源自滂。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於海。彭蠡既

豬。彭蠡。鄱陽湖也。陽鳥攸居。陽鳥。隨陽之鳥。屬也。

澤水既豬。洲渚既平。禽鳥亦得其居止。三江既入。

松江下七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

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震澤底定。其區之水多震

而難定。底定。不震蕩也。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

惟喬。厥土。惟塗泥。篠箭竹。蕩大竹。敷布也。水禾竹。已布生。少長曰天。喬高也。塗泥下地多水。其土淖。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蕩。葛車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三品。金銀銅。瑤琨玉石名。可為禮器。篠材中天之奇。蕩材中樂之管。葛華成車甲羽毛飾。旌旄卉服。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名。包裹也。橘小柚大。錫者帶錫。

命而貢。非歲貢之常。於江海。達於淮泗。順流而下曰公。

貢

荆及衡陽。惟荊州。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

山之陽。江漢朝宗於海。水道已安。勢已奔趨於海。

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九江孔殷。九江。今之洞庭。九

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沱潛既道。江出為沱。漢出為

潛。雲土。夢作人。雲夢。澤名。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

已。夢作人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

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蚤晚也 厥土惟
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揚土同故田比揚
只加一等而賦為第三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 厥
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柎幹栝栢礪砥砮丹惟菌
蕨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
江納錫大龜 荆貢與揚貢多同柎木似栲可以為
弓幹栝木栢葉松身砥細密礪麤糯皆磨石砮中
矢鏃之用丹砂茵蕨竹名栝木皆為矢匭匣也

菁茅有刺三脊供祭縮酒既包而及匣示敬也大
龜尺有二寸非可常得不入常貢若偶得之使之
納錫於上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河南 踰越
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於洛而至於南
河

豫州貢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入河
伊洛瀍澗既入於河 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
於洛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犹漢入江江入海

合與斤 高貢

而荆州言江漢朝宗於海意同。四水並流。大小相敵故也。滎波既豬。潛行絕河南。溢為滎。自洛出為波。導河澤。被孟豬。荷澤。濟水所經。被及也。孟豬。孟諸澤是也。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土不言色。其色雜也。玄而疏者謂之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厥貢漆。象。絺。紵。常用。必待錫命而後納。浮於洛。達於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洛而達河也。

梁州貢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岷。嶓。既。藝。水去不滯。岷。嶓。二山。已可種藝。沱。潛。既。道。北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蔡蒙旅平。蔡蒙二山。旅平。功畢而旅。蔡。和夷底績。巖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厥土青黎。黎黑色。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厥

貢。璆。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璆。玉。磬。鐵。柔。鐵。
鏤。剛。鐵。可。以。刺。鏤。者。磬。石。磬。織。皮。者。山。獸。之。皮。製。
之。可。以。為。裘。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西。傾。因。桓。是。
來。浮。於。潛。逾。於。汭。入。於。渭。亂。於。河。西。傾。山。名。桓。水。
名。絕。河。而。渡。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
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弱。水。既。西。弱。水。散。與。無。
力。不。能。負。芥。涇。屬。渭。汭。涇。渭。汭。三。水。名。屬。連。也。

沮。既。從。漆。沮。二。水。名。既。從。者。從。於。渭。也。澧。水。攸。同。
澧。水。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至。咸。陽。入。渭。同。者。同。
於。渭。也。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荆。岐。二。山。
名。惇。物。在。扶。風。武。功。縣。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舉。三。
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原。隰。底。績。至。
於。豬。野。治。水。成。功。自。禹。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
陂。澤。也。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三。苗。已。既。可。居。三。苗。
於。是。大。有。功。叙。厥。土。惟。黃。壤。黃。土。正。色。雍。土。黃。壤。

其田非他州所及。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中。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琅玕石似珠者。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雍之貢道有二。東北境自積石至於西河。西南境則會於渭汭。織皮。毳毼。折枝。渠搜。西戎即叙。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

孫鑛曰。以上分九州平叙。以下就水路串叙。亦是。一方一員法。前半子虛所祖。後半上林所祖。有此西南三嶽而無嵩岱兩嶽。想以地高阜。治水不由故。

導所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此下隨山也。禹之治水。隨山刊木。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辨疆域。廣博可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施功之次第。○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西

珠鏡曰。弱水往西行。不入中國。黑水南行。亦然。

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於陪尾。此地條如河南境之山也。導嶧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嶧。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源。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此下濬也。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

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水。至於大伾。北過滹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導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

孫鑛曰。四
謂有漢。則
齊并入河
有齊則漢
并入江。惟
淮徑入海。
然其流不
長。故以言
水之大者
曰江河。

鳥鼠共
雌雄同穴
焉。慶此以
名山

入於海。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維言道言會者。水

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導沈水。東流為濟。入於河。

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

汶。又北東入於海。流水。濟水也。發源為沈。既東為

濟。濟水歷蒲公臺西南入於河。溢滿也。復出河之

南。溢而為滎。濟水出下。鋤疾能入。河穴地流注。顯

伏。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淮水出南

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是桐柏。導之耳。導渭自鳥

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潁。又東過漆沮。

河。謂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是鳥鼠同

穴。導之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又東會於

伊。又東北入於河。洛水出冢嶺山。禹只是熊耳。導

之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

澤既陂。四海會同。總結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

也。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中邦。水火金木土穀。六者大治。土者財之自生。廢

孫鑛曰前
叙水土事
已盡矣復
出五服亦
是一負一
方法

內五百里
外二百里

土不止穀土矣。土賦或及於四夷。田賦則止於中
邦。故曰成賦中邦。錫土姓。錫土立國。錫姓立宗。祇

台德先。不距朕行。水土平。田賦定。諸侯建。治功成。
此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遠越我之

所行也。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

百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畿內地。王城

之外。四面皆五百里。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
之輕重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也。五

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侯服。

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

三等也。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

衛。漸遠王畿。取撫安之義。曰綏。侯服外四面。又各

五百里。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五百里要。

服。三百里采。二百里蔡。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

之地。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此分要服五百里

而為二等也。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荒

服去王畿益遠。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此分荒
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
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振舉於
此。而遠者聞焉。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謂
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
而教化無窮也。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告成功
於舜也。

孫鑛曰。就本色鍛鍊。無浮語。中間山川原野。上曰
艸木貢賦等。錯見雜出。不拘板。又間插以奇字附
句。總讀之。遂覺勢態橫溢。以其寔也。故愈玩愈有
味。真是無上神品。

吳弘基曰。初禹治水。隨山濬川。雲華夫人往陰相
之。禹駐巫山之下。大風卒至。崖谷振擗。力不可制。
遇雲華夫人。拜而求助。夫人受禹策。召鬼神之書。
因命其神狂章。虞餘黃。龐大翳。庚辰童律。巨靈神
等。助其斬石。疏波。決塞。填阨。言出玉虛子

史拾衆斷
金堡曰。今日讀禹貢。與古大不侔矣。然貢賦不同。山川不改。明明禹德。天下佩之。忍怠也哉。○又曰。學士不知四方分寸。輒高談域外。詰以物產珍錯。則又昏昏莫辨。禹貢數千言。固知為學士必備之觀也。

禹貢終

史拾衆斷

希通錄

小序

盟誓

坑儒

居士

東道主

老物

希通錄目錄

史拾衆斷 希通錄

宋 蕭 叅 明 朱日曜訂閱

書名曰希通者。蓋取范甯云。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嘉定癸未通岩居士識

盟誓

誓誥盟詛。切切然恐其下之不我信。至於假天地神明以誘之。亦甚費力矣。如堯舜時。都俞吁咈四字。成

史拾衆斷

希通錄

就天下無限大事。二典三謨。寥寥簡短。則知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信盛德不可及此。

坑儒

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中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八閩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持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因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避惡鬼。惡鬼避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此二事。皆盧生等稔其惡。又從史之持方技之派耳。豈所謂

儒者。或曰。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教。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南北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避鬼之術。覲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復道

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上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為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

類有以中其欲歟。尊賜之初不名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于扶蘓之諫。扶蘓曰諸生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蘓一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若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古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以講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奪其胎。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明奸惡小人終不能為常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等以方技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於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自相擠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為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云。

吳弘基曰。坑儒一案。鮮不為措大寃之。為始皇恨之。得此博洽之言。證據洗發。可謂幸矣。然反為秦始除一罪條。柰何。

居士

本朝以居士稱者實繁。即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居士之稱昉乎此。

東道主

左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史記鄭使謂秦穆曰。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後漢彭寵傳。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代為北道。主人。今世專以主人為東道。古人各指其地之所向而言之。

老物

俗片于長者為老物。實非惡語。人亦物也。故曰人物。况六經中已有之。周禮籥祭章。錯以息老物。

希通錄終

此錄中... 希通錄終

史拾衆斷

叢文

經原

暇錄闕名

五帝非官天下

宋吳枋野乘

辛壬癸甲

兼明書

三代世表

漢褚少孫答張夫子

王會

周書

周公用天子禮樂

明楊慎丹鉛總錄

夏小正 闕名

時訓 周書

潮汐 宋王清臣揮塵錄

本命 家語

觀鄉射 家語

五儀 家語

置閭 家語

儒行 家語

孟子與孟嘗君同時 宋吳枋野乘

先子先君先人 宋吳枋野乘

屈原 唐沈亞之

騷篇 宋孔仲平

辨騷 宋孔仲平

古文字通稱 宋孔仲平

帝謚 蔡邕獨斷

叢文目 終

史合衆新

叢文目

史拾象斷

叢文

明

仁和

吳弘基

全集

盛朝

經原

暇錄闕名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
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三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
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之爻
曰周易王弼虞翻韓康伯孔穎達及淮南子皆云伏

史拾象斷

叢文

犧已重為六十四卦。乾鑿度亦曰庖犧氏畫為六十
四卦。文王作文辭。周公作彖辭。鄭氏則曰神農重卦。
蓋本世紀之言。司馬遷揚雄言文王重之。非是。辭曰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時重之。爻在其中。昧其文義。
為伏犧分曉。觀十三卦。制作其重。卦名皆文王前。如
神農耒耜之教。蓋取諸益之類。昭然可證。至於卦辭。
則作於文王。爻辭作於周公。馬融釋經。陸續序太玄。
及弼。並依此說。若以爻辭為文王。則辭爻文王後事。
明夷六五。可見韓宣子聘魯。見易象。乃嘆周公之德。
則爻辭為周公作矣。孔子十翼。乃上下彖上下象上
繫。言說卦序卦雜卦。班固亦云十翼作於孔子。或疑
春秋傳穆姜之筮。得文言。是時未有孔子。安得孔子
作。或曰此左氏之繆。或曰古有是語。孔子用之。
孟子春秋天子之事。葉石林謂春秋不特天子之事。
乃天之事也。蓋天子僅可賞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
時王之得失。諸得而治之。故曰春秋為天子之事。天

未絕豈配
擬如此拘
失之鑿洵
矣
未絕豈配
擬如此拘
失之鑿洵
矣
未絕豈配
擬如此拘
失之鑿洵
矣

有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既因魯史之舊。每年必書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謂十二為天之天數是矣。但以二百四十二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蓋春秋惟桓公以不義得國。經於四年七年。闕秋冬。十四年十七年。或書夏。不書月。或書月。不書夏。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餘並不書王。以著桓之不知有王。然桓之薨。王乃使榮叔錫之命。此為不當。故春秋王不書。天削。

天字以示貶。其餘如書求金求車之類。直書而不愆。漢時王之失。此非天子之事而何。

平王東遷而雅亡。齊桓霸而五風亡。楚莊霸而諸侯國之風皆亡。讀隱公之春秋。見王迹熄而天下為五霸矣。讀定哀之春秋。見霸迹熄而天下為戰國也。呂東萊云。春秋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澤。幾絕而僅存。戰國秦漢之風。方生而未艾。此正是世爰接頭處。夫子定書。乃以秦誓繼於帝王百篇之後。其或繼周。

者百世可知也。夫子固已知周必秦矣。

周禮儀禮並周公作儀禮三百。即周禮威儀三千。即儀禮。周禮遭秦藏於山岩屋壁得不亡。漢武帝時有季氏者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缺冬官。千金訪求不得。補於考工記。奏上祕省。時儒以為非。是不行。即藝文志周經六篇是也。至劉歆始識以為太平之迹。乃立學官。在三禮中。最晚出。康成注。

文義例可以釋然矣。

五帝非官天下

宋吳枋野乘

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史顯帝紀并通曆皆云顯帝為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於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元囂父蟜極又高辛紀注書序注與帝王世紀

載譽為黃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
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
慶帝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為
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前漢律曆志載
顓帝五世生鯀則舜傳位與五世祖之從兄弟如是
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合王五帝之上而觀之禮
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
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
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
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
而觀家天下之制其未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
姓如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二十七君皆姓姬非
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
為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己顓
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於伊長孺家從母所居
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邦與堯同父兄弟也

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皇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為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啓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為君。而猶避朱於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續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昌然以為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而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太甲傳弟雍。己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

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
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
帝若冲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
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
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
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為異姓
之國矣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
屬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孫鑲曰千年隔緒心乎不然如此明快的是夫才

史記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啓朋曰司馬遷約尚書
 之文而爲史記其於經義多不精詳按虞書益稷篇
 云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
 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
 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
 啓生焉啓生之後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
 門聞啓泣聲而不暇入子愛於啓以其水災未去唯

辛壬癸甲 無明書

史記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啓朋曰司馬遷約尚書
 之文而爲史記其於經義多不精詳按虞書益稷篇
 云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
 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
 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
 啓生焉啓生之後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
 門聞啓泣聲而不暇入子愛於啓以其水災未去唯

史記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啓朋曰司馬遷約尚書
 之文而爲史記其於經義多不精詳按虞書益稷篇
 云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
 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
 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
 啓生焉啓生之後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
 門聞啓泣聲而不暇入子愛於啓以其水災未去唯

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馬遷以塗山之女聘禹之後，
四日之內而生啓，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其
不近人情一至於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已勤於治
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馬遷
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之有焉。

陳仁錫曰：辯得詳雅，曉人不當如是耶。

三代世表

漢褚少孫答張夫子問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
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
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
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柰何無
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
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

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王。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為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盛，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為天

予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為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後世也。此可為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為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為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為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為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

霍將軍者本居平陽自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
旗亭下為臣言豈不偉哉

鐘惺曰淵源細密史學之精明者

王會 周書

成周之會。埽上張赤。弈陰羽。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
朝服八十物。楮挺。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
皆統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楮笏。旁天子而立。于堂
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馬。堂下之左。殷公立
馬。皆南面。統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楮笏。為諸侯之
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蒙氏次之。皆西南。弥宗
旁之。為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相者太史魚太

按魚太史
名及大行

史合衆所

儀文

十一

人皆贊相
賓客礼仪

要服于比
眼轉速故
殊其名非
夷狄之四
荒也

孫鑛曰雖
不用而設
之敬諸侯

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菜
幣馬纒有繁露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
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
方伯父中子次之方千里之外為比服方千里之內
為要服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
北為赤奔馬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來亦青
陰羽鳧旌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弥士受贊者八
人東面者四人陳幣當外臺天玄歆宗馬十二三玄

繚碧基十二參方玄繚壁豹虎床十二四方玄繚壁
琰十二外臺之四隅張赤奔為諸侯欲息者皆息馬
命之曰交閭周公旦王東方所之青馬黑歆謂之母
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
大塵穢人前兒前兒若狝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
子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灸之霍則鳴曰在子揚州
禺：魚名解隃冠發人鹿：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
青丘狐九尾周頭輝羗輝羗者羊也黑蒼白鹿白馬

禮記卷之

卷之

十四

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麒麟皆有兩角東越海蛤歐人蟬
蛇蟬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口姊妹珎且歐文蟹若
人玄貝海陽大鱗自深桂會稽以繩皆西嚮正北方
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史林以尊
耳尊耳者身若虎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北唐戎以
閭閻以喻冠渠叟以鼯犬鼯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
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施十盧以牛者牛之小
者也區陽以鼈封者若鹿前後有首規矩以麟者

獸也西中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丘
雋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
翰者若臯雞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沙夷用閭采康
民以桴鼓者其實如草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
身技躡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喫
都郭生生若黃狗人而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
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北方臺止東高夷曠羊
曠羊者羊而四角獨鹿印印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

朱生火中
色黑面光
其堅若鏡

古今新

叢文

十五

管草堅忍

矣弘基曰
小東一白

文筆而峭
先春六鍛
鍊之妙

符婁以下
十者東夷
一越之稱
既鄰以下
六者南二
列名崑崙
以下九者
西戎列名
空同以下
十二者北

不令支玄模不屠何青能東胡黃羆山戎菽其西般
吾白虎肩州黑豹禺氏駒駝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
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數楚每牛每牛
者牛之小者也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皆北
嚮權扶三日白州北閭北閭者其革若于伐其木以
為車終行不敗會人管路人火竹長沙鼈其西魚復
鼓鐘鐘牛蠻揚之翟倉五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
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坐衆皆北嚮伊尹朝獻商

書不周錄中以事類來附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
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
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
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
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鬻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
口劍之醬鮫啟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
百濮九苒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
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思親枳已闌耳貫胸雕題離

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純芻江歷龍角神龜為獻
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峇貊胡戎翟匈奴樓煩
月氏城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玉野馬駒駘駃騠
良弓為獻湯曰善

箋云陰鶴也繁露冕之所垂王之玄纁謂之黑組
經之基參方陳幣三所璧皮兼陳也綬慎肅慎也
穢人東夷別種良夷樂狼之夷發人亦東夷俞人
北夷青丘周頭俱海東白民南夷歐人東越姑妹

屬越且歐在越若人吳越之蠻海水之陽一蠻盈
車自深南蠻史林西南戎北唐西北戎渠叟西戎
樓煩北戎十盧西北戎區陽規矩西中皆戎也丘
羌丘地之羌巴人在南方揚方人戎名卜人西南
蠻康亦西戎都郭生土北狄二名奇幹北狄高夷
東北夷獨鹿西方戎不令支不屠何山戎東北夷
般吾北狄屠州狄之別也禺氏大夏西北戎犬戎
西戎遠者數楚白戎北戎權扶南蠻形甚小白州

東南蠻禽人路人東蠻魚復南蠻倉吾亦蠻也
吳弼基曰布境森峙叙致廓落繁簡相御俱以神
行經之偉濶幽秀者子史未易以擬也。韓昌黎
畫馬記。先輩謂學考工。似此更為畫馬藍本較近。

周公用天子禮樂

明楊慎丹鉛總錄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
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錄此以
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
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
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
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
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

孫鑛曰論
併斬截無
宋人氣

吳必基曰
詳臆吾折
是呂東萊
一流議論

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
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寃矣哉昔成王
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
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
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
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
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
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哀亦極矣

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
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
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
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偽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
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
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
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閔
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曰附

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
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
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祀之郊
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
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
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
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
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
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為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
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
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
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於是郊
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
以宋為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

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公孔子而不敢以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吳弘基曰予讀升庵丹鉛總錄博審精訂古今事莫不辨析其於禮樂器數朝廷綱紀尤為刻覈閱史箋次多所採取此實貫道之儒非僅文字之流也

夏小正

闕名

鴈鄉

正月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其居也鴈以北方為居何以謂其居生且長耳

魚負冰

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者蟹蟄也

農緯來

農緯厥來緯束也

俊風

時有俊風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水必為南風。解水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豺祭獸謂之祭

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也。

小正

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

萬用入學

二月萬也者。千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太舍采也。

鳩言

鳩言始相命也。

祈麥實

祈麥實

三月祈麥實者五穀之先也故以急祈而記之者也
執駒攻駒
四月始執駒執駒者離之去母也報而叔之君也攻
駒者教之服車也

來降燕乃睇

五月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始出也
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盼也盼脉可為室者也
百鳥皆曰粟燕言室者探泥而入人之室也

斗柄正在上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
上用此知北斗柄不在當也

狸子肇肆

七月狸子肇肆始也肆者逐也言其始逐

粟零

八月粟零降零而取之非剝也

陟玄鳥壘

九月陟叔也玄鳥燕也先言陟而後言其蟄者陟而後蟄故也

黑鳥浴

十月黑鳥鳥也浴也者謂飛乍上乍下也

養夜

時有養夜養長也箸冰

王狩

王狩十一月王狩者言王之時冬獵為狩

玄駒賁

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者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尔雅云駒
不鳥也古
今注黑鯉
為玄駒

史記卷之

卷之

卷之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
 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新陽魚不上冰
 甲冑私藏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
 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雁不來遠人不服
 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
 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桃始不華是為陽否倉庚不
 鳴臣不口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春分之日玄鳥至

時訓 周書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
 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新陽魚不上冰
 甲冑私藏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
 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雁不來遠人不服
 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
 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桃始不華是為陽否倉庚不
 鳴臣不口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春分之日玄鳥至

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口。
 雷不發聲。諸侯口民。不始電。君無威。震清明之日。相
 始華。又五日田氣化為鶯。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
 有大寒。田鼠不化。鶯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穀
 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
 於桑。萍不生。陰陽愆。生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
 勝不降於桑。政教不中。立夏之日。蜩始鳴。又五日虹
 始出。又五日王瓜生。蜩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

蟬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
 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
 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芒種之日。螳螂
 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
 陰息。鵙不始鳴。令斡壅偏。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夏至
 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
 解。兵戈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
 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

習温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壁。急迫之暴。鷹不
學習。不備戒。盛大暑之日。鷹草化為螢。又五日。牛潤
得暑。又五日。大雨時行。鷹草不化為螢。穀實。鮮落土
潤。不爲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立秋之
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
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處
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
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口。農不登穀。
暖氣爲災。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
羣鳥養羞。鴻雁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室家離散。
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
蟄蟲培戶。又五日。冰始涸。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
虫不培戶。口靡有賴。冰不始涸。甲虫爲害。寒露之日。
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爲蛤。又五日。菊有黃
華。鴻雁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
黃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

落。又五日蟄虫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
落。是為愆陽。蟄虫不成俯。民多流亡。立冬之日。水始
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為蜃。水不冰。是
為陰。負地不始凍。谷微之。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
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
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壹。天氣不上騰。地
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大雪
之日。鷄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鷄鳥
不鳴。口口虎不始交。口口口口荔挺不生。卿士專權。
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牡
蛎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
不承陽。小寒之日。雁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
始雊。雁不北向。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不寧。雉不始
雊。國大水。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鷩鳥厲疾。又三
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鷩鳥不厲。國不除
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孫鑛曰。意鍛敏警。不爭文於麗。而短節相呼。頗有精彩。

置閏

元凌準餘隄日疏

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歷。秦以十月為首。不置閏。當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歲終。為後九月。漢紀表及史紀。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見寅為歲首。猶歷十四年。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邪。抑自此始置也。

宋張世雨游宦紀聞

書云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有六十有六日。明基。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也。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月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開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十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奇也。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即為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春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漢蔡邕獨斷

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五歲數故三年一閏
五年再閏

宋史繩祖學齋帖碑

唐人作詩能巧麗然直有不曉義理而淺漏可笑者
如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宮
葭瑄剝灰飛是以閏通為十三箇月也不知葭瑄之
飛每月只是一次而閏與中氣雖置閏之年亦只是

十二箇月二十四氣節候無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
官曆日可見灰瑄豈有剝飛一月之理乎

楊慎曰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

卷之三十一
詩文
三十一

十二首
二十

潮汐 宋王清臣揮塵錄

姚寬令威明清先友也著西溪殘語考古今事最為
詳備其間一條云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水依附
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
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湧善洪朝說亦云
地機翕張見洞真正一經虛以擎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
周天而潮應觀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施師謂僧隱之言析未
大梁月行而水失見寶叔蒙濤志永源殊派無所適從索隱

大梁月行而水失
永源殊派無所適從索隱

探微宜申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

經合浦郡州廉沿南濱而臨海康州雷歷陵水州化涉恩平

州思往南海州廣迨由龍川州惠抵湖陽州潮須出守會稽州越

移蒞句章州明是以上諸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

之候者有日矣復以是求之刻漏究之消息十年用

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嘘吸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

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

故潮附之以日也月者太陽之精水者陰氣故潮依

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

消於胎魄於上下弦息於輝胸朔而日故潮有大小

焉今起月朔半夜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

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後三刻七十二分

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

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

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是知潮當附日而右

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必必進矣或遲

探微宜申確論

三十一

速消息又少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矣。或問曰：四海潮平，來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峙，澎騰奔激，勢可畏也。其激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赭，北曰龕，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岸狹勢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為名，一為會稽一縣四明，倂之浙江，不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耳。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停地名屬會稽，北望嘉

興大山屬秀州，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怖於江濶，惟泛餘姚小江，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渚，南北亘之，隔礙洪波，感逼潮勢。夫月離震兌，宅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消，月經吳乾，潮來稍遲，濁浪推滯，後水溢來，於是溢於沙渚，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狹逼使之然也。宜哉！今歲令談洽聞於時，恨不能知其人。明清心謂必精博之人，後以真宗實錄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肅為

史合文新 卷

廣東提點刑獄遂取兩朝史燕公實錄傳觀之果嘗
自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云嘗著海潮圖並行於世
則知為燕無疑

本命 家語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
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
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
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
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
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
時七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

史合記序

吳弘基曰
風主八者
條明庶清
明景涼闇
闇不周廣
莫也凡蟲
飛風生

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
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
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七主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
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
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鷺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
不飲。蟬飲而不食。蜂蟻不飲不食。萬物之類以不同。
介鱗夏食而冬蟄。鬣吞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
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
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
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
老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
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
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為盛。虛是故堅。
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
土之人美托。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
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

史記卷之... 三十四

食桑者有緒而餓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
 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
 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
 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
 而龍為之長裸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以
 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
 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
 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

以古坤字
 象六斷之
 形

待猶急也

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
 然各其所能

何崇曰真言妙理素問沉深而此則精簡

胡揆曰理實而奇辭鍊而峭

禮記卷之... 射義... 三十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觀鄉射

家語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亡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縣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

棠曰酒
中鼻祖

禮記卷之... 射義... 三十一

列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
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
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老好禮不
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解
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
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
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

六弘其曰
下離分五
改文勢參
美旨交

及介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
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
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
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
三終工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間歌三終合
樂三闕工告樂備而遂出一人揚解乃立司正焉知
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
賓少長以齒終於泆泆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降說履升坐修爵無筭飲酒之節盱不廢朝暮不廢
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
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
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
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子貢觀於
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
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
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何棠曰一篇典古大文字

陳仁錫曰叙次禮文悉成議論後世論贊序跋一
無不備

史記卷之... 三

五儀 家語

哀公問於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綯履紳帶搢笏者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垂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煮斲衰菅菲杖而歌粥者則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

史記卷之... 四

吳基曰
是一哀公
影于

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謂之庸人？孔子曰：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詛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五鑿為正，心從而壞，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通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

鍾惺曰：正
形容賢者
定力不移

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繇。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繇之，則若性命之形，厥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而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瘞於天下，而不

吳氏基曰
不力行以
自定早已
托出

傷於身道之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
財施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
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
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
覩者不識其隣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
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
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
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

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
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
阼階仰視椽楹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
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
朝慮其危難一物夫理亂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
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
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緇然長
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教焉君以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身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又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
孫鑛曰：通篇步驟雍容，字句精切，或方或圓，各盡其妙。實補經傳所未發。

儒行 家語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隣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所以鄉俗。丘未知其為儒。

陳吳子曰
與記小異
要各自妙

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魯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數。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

其身，以有為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而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切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懼，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

史合足所
卷之
四十四

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滯。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守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蓬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以誦。其為仕有如此者。儒有

今人以居。古人以誓。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若不逢世上所不援。下所不推。讒諂之民。有此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先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能。不望其德。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授能。

何棠曰語
秀傑宛樂
令諸人口
中出也

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言而正。之上。不
知也。默而翹之。又不為急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
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
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厭近文
章。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
則聞。流言不信。義同則進。不同則退。其交友有如此

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
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
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
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
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溷君王。不累長上。
不閔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
哀公既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敢
復以儒為戲矣。

孫鑛曰。鋪序如賦。言亦畧用韻。
陳溪子曰。忽入深處。妙在連居。今稽古亦屬憂思。
然則彼嶽嶽人世。不屑諧俗者。宜好立異哉。憂思
近之耳。非大儒不能行此言此。

孟子與孟嘗君同時

宋吳枋野乘

或問孟子與孟嘗君同時否。曰同。周顯王三十三年
乙酉。孟子見梁惠王。王有利國之問。慎靚王二年壬
寅。惠王薨。孟子去魏適齊。而齊宣王之立。在顯王三十
七年乙丑。其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是年去齊。赧
王乃慎靚王之子。顯王之孫。方顯王四十八年庚子。
齊薛公田嬰卒。其子文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能招
致諸侯游士。名重天下。則田文之立。在梁惠王未薨。

之前而孟子適齊之時田文已立二年矣以戰國策考之馮諼西遊於梁說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而謝之則與孟嘗君正同時也曰孟子既游於齊而孟嘗君之食客數千人有一亞聖之大才而不克置於賓客之列何也曰太史公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則當時之客皆非賢士可知蓋孟嘗君非不欲招致孟子而孟子決不屑就也一魯仲連尚不為平原君留則孟子安肯為君之客哉其後孟嘗君廢而賓客一日皆背去此市井勢利之交毋足怪者君於此時不能自責其取士之乖謬而欲唾客之面愚矣

鍾惺曰當時侯王公子俱名好士而真儒名世匏落無容葉公之龍見真反怖耳

史拾遺

禮記

四十五

當報

則當

則當

先子先君先人

宋吳枋野乘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為父然不獨父也祖宗皆可
 如魯西稱曾參曰予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為先子
 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為先君孔安
 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則
 稱十一世祖為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為先人也

史拾遺

禮記

四十九

史

顏子非二十九歲死

宋吳枋野乘

更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則是魯哀公二年也。按圖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顏子尚無恙。史記載圖陳蔡後。使子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由是觀之。則顏子之未死。益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

史拾遺

雜文

五十一

屈原

唐沈亞之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詞甚俚。原因棲玉筍山。

史合衆新

叢文

五十一

作九歌託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秋。秋若滯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備俛。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蓀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較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糉。并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珣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珣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戴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顏廟。至今擣衣石尚存。

時○當○秋○風○夜○雨○之○時○砧○聲○隱○隱○可○聽○也○嗟○異○哉○原○以
忠○直○死○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
魂○鬱○而○未○散○故○鸞○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仿○佛
占○斷○於○江○潭○畔○薰○葭○白○露○中○耳

徐○楨○卿○曰○白○雲○在○天○明○月○在○地○清○風○在○浦○爾○時○高
吹○九○歌○招○隱○酌○一○樽○呼○三○閭○大○夫○當○應○聲○或○出

金○蟠○曰○吳○棖○子○晉○於○江○吳○人○謂○為○水○僊○楚○逼○靈○均
於○江○楚○人○亦○謂○水○僊○其○思○慕○致○耶○邠○忠○鬱○之○氣○當

爾○也○夏○丘○門○蕪○江○潭○猶○昨○所○謂○生○王○之○頭○不○如○死
楚○士○之○隴○嗚○呼○傑○哉○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辯

王○襄○曰○九○辯○劉○向○曰○九○美○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
曹○植○之○九○愁○九○誅○望○賢○九○愁○前○後○祖○述○必○用○九○者

王○逸○註○九○辯○為○九○言○語○之○軟○道○之○糾○結○也○在○臣○文○選
注○亦○云○九○言○語○之○軟○道○也○謂○否○極○取○為○九○者○也○二○家

之○說○如○此○余○按○山○海○經○曰○皇○后○崩○土○不○復○生○也○
於○人○得○九○辯○為○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經○或○謂○生○

等中曰
江九之
不

合
卷
五

時當秋風夜雨之時。仙聲隱隱可聽也。蓋與屈原
思直死。古龍也者。流何以待。後多不經。中特千古
沈鬱而未款。故萬然。雖久不祀。三閭之。亦猶時彷彿
如斷於江潭。畔。美。白。雲。中。耳。

徐伯卿曰。白雲在天。明月在地。清風在浦。高時高
次。九歌。招。隱。辭。一。攝。呼。三。閭。大。夫。當。應。聲。或。出。

士。之。謫。與。也。熱。也。江。其。人。謂。為。水。德。楚。道。靈。均
角。也。夏。立。門。燕。二。章。離。非。祇。暇。主。王。之。歸。不。也。

騷篇 孔仲平

楚辭多以九為義。屈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辯。
王褒曰九懷。劉向曰九嘆。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
曹植之九愁。九詠。陸雲之九慙。前後祖述。必用九者。
王逸註九辯為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文選
注亦云。九者。陽之數。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也。二家
之說如此。余按山海經曰。夏后開土。三嬪於天。言獻
於大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歸藏開筮曰。美人

茅坤曰以
比取九意
亦是

史合殿新 續文 五十四

昔彼九宜。是為帝辯。同宮之序。是為九歌。考此則九歌九辯。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取諸此也。况屈宋騷辭。多摘山海經之事。迹乎詩亡而後騷作。騷亦詩樂之餘。汜樂至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簫韶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可成。禮所以必取於九者。黃鐘在子。太玄以為子數九。得非黃鐘為五音之宮歟。然則屈原而下。寫辭歸諫。寓諸樂章。將以感神之心。而感人意。亦切矣。

鍾惺曰。考據淹雅。從詩入騷。從騷入樂。璧合珠連。得論古法。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
 翥諸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
 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蕪之蟬蛻
 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曠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懣沉江。羿澆二姚
 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

辯騷

梁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
 翥諸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
 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蕪之蟬蛻
 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曠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懣沉江。羿澆二姚
 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

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
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馳。虬。乘。驛。則時乘
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
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
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
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
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
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

傷羿澆之顛隕。規詆之昔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
譬讒邪。此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嘆君門之九重。
忠悲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
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
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依
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
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權。
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誥。則

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環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令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攝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懸馬楊公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豈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詠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艸若能憑軼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鍾惺曰驚材絕豔風雅之鼓吹也推評屈子不阿

史拾遺 卷之 十一
比於衆家知己之感意在斯乎

古文通編

宋孔仲平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爲我端著是也。北狄
可以爲蠻。史記匈奴傳。枕葦居於北蠻是也。二
典可以爲謨。馬融曰。夏擊鳴球。載於虞謨是也。堯典
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靜言庸遠。唐書攸戒是也。
韶可以爲禹樂。史記禹興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
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
爲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也。匈奴不止於自乞也。

與人亦可稱勾。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繪。勾諸宮。人注。勾遺也。賄不獨賂也。賂皆可以為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脉也。視物皆可以為診。後漢王喬傳。尚方診視。為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為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也。

吳弘基曰。是一則。萬永小類書。開人嗜古之懷。引人作新之路。

帝謚

蔡邕獨斷

遠拂不成曰隱。

靖民則法曰黃。

翼善傳聖曰堯。

仁聖盛明曰舜。

殘人多壘曰桀。

殘義損善曰紂。

慈惠愛親曰孝。

愛民妹與曰惠。

聖善同文曰宣。

聲聞宣遠曰昭。

克定禍亂曰武。

聰明睿智曰獻。

溫柔聖善曰懿。

布德執義曰穆。

仁義說民曰元。

安仁立政曰神。

布綱治紀曰平。

亂而不損曰靈。

保民耆艾曰明。

辟土有德曰襄。

貞心大度曰匡。

大慮慈民曰定。知過能改曰恭。不生其國曰聲。
 一德不懈曰簡。夙興夜寢曰敬。清白自守曰貞。
 柔德好衆曰靖。安樂治民曰康。小心畏忌曰億。
 中身早折曰悼。慈仁和民曰順。好勇致力曰莊。
 恭人短折曰哀。在國遘難曰愍。名實過爽曰繆。
 壅遏不通曰幽。暴虐無親曰厲。致志大圖曰景。
 辟土無國曰桓。經緯天地曰文。執義揚善曰懷。
 盜折不成曰殤。去禮遠衆曰場。急政外交曰攜。
 治典不敷曰祈。

業文終

史拾遺

卷之六

六十一

史拾衆斷 古物

明 吳弘基纂

偶覽芥隱筆記載王荊公常惠甫誌文石可泐也
 用考工記石有時以泐。鄭司農注。讀為再泐而後
 掛之抄謂石解散也。予曰古說零星聚聚散散安
 得長。言錦囊數萬件。區類收束。勢不得不解散於
 人間之耳。且曰。探衆古之餘資。成一端之璞。迷猶
 之曰古之抄也。亦爾。

鄭玄曰德合帝坐星者稱帝尚旋璣鈴在政不私公位稱之曰帝
應劭曰黃帝有雲瑞故以雲紀事錄官為青雲夏官
為緡雲秋為白雲冬為黑中為黃

史記改恒山恒水皆作常避漢文帝諱

按書孤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
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揚而西次
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
地最高故在後也

鄭玄曰兩
河間曰冀
州

烏孝鳥武王能卒父業故鳥瑞臻赤

楚漢春秋云虞美人和歌曰漢兵已畧地地四方楚歌

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

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

城乃不崩遂名馬邑

太子洗馬荀子冀家中以龍銅魁作食歛鳴李尤羹

魁銘曰羊羹不偏駟馬長驅

計九州之別壤。山林之大。川澤所注。萊沮所生。鳥獸
所聚。凡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埆不墾者。千
五百萬二千頃。
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禘。禘亦祭天也。
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
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以東南。類天子之學。故曰類
宮。
千歲之後。天可倚杵。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非對舜。華。非一本。
草注安知其為萑蒲。按梁元帝玄覽賦曰。金鹽玉鼓。
堯。非舜。華。論此也。讀它書亦有用者。如顏聚載梁太
子賚河南萊。啓則云。堯。非。未。倚。姬。歎。非。喻。又。以。堯。非。
對。姬。歎。固曰。堯。非。于。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義。後。見。
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
為。非。感。百。陰。為。萑。蒲。焉。
老子高於列子。列子高於莊子。老子之文簡古。列子

之文和緩。莊子之文激烈。

俗說以人嚏噴為人說。此蓋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

言則寐。願言則嚏。箋云言我願思也。嚏當為不敬。嚏

咳。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如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

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曰漢藝文志雜古

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注云嚏

反計。然則嚏耳鳴皆有吉凶。今則此術亡矣。

少室之山。大竹堪為釜甑。

古者劍在左。刀在右。鈞在前。

天廩食神明。均名豆神。名靈。殖。姓藥。麥神。名福。習。

今人讀仲尼之尼。與僧尼之尼音同。明曰非也。仲尼

之尼。當音夷。古夷字耳。按尚書古文。隅尼。島尼。菜尼

並作尼。今文皆作夷。然則夷尼音義同也。又按左傳

魯哀公。諫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音甫。晉王衍字夷甫。

是用今文耳。又漢有諫尼。晉有潘尼。猶用古字。按字

書。仲尼之尼。從尸下。二。僧尼之尼。從尸下。工。文字不

出兼明書

同音義亦別。代人不能分別，乃一槩而呼，實乖聖人之音也。

唐回紇傳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其言皆為兄弟，今為半子。

今人多誤以鮑照為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自古相國最久者唯召公。三十六年一朝宰相最多者唯武后。

今之巧宦者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按三術以鑽孝公。秦之長城西起臨洮，盡遼海，今但穴其下，以來往望之。若紫雲橫亘沙漠上。

春秋書夏五，郭公人皆以為闕文。夏五固無可疑。至郭公胡氏以為郭亡，蓋齊威有郭向，故亡之問父老有善善惡惡之對，然以公為亡，疑其未然。按春秋書有或，有斐，謂昔無而今有也。至蝨之一字，僖文宣哀之世，凡六書之，而無它說，以此為例，恐郭公亦止是。

新豐故城
在雍州

一物直書之以記異爾本草布穀一條江東呼為郭
公豈此物耶

漢太上皇時悽愴不樂高祖切因左右問故答以平
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鷄蹴踘以此為歡今皆
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
乃悅

周穆王滿當作繆當與秦繆蓋法同

如淳曰春秋傳曰涓人疇漢儀注天子有中涓如黃

門師古曰中涓親近之臣若謁者舍人之類涓潔也

主居中涓潔也亦主通書謁出入命

杜預曰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

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

化

于竇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

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

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

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女兩手背拳。上自披之。手即伸。繇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鈞弋宮。號曰鈞弋夫人。列仙傳云。叢手得一人。後居鈞弋宮。號曰鈞弋夫人。陵也。玉鈞故號焉。又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鈞弋夫人陵也。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宮紀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春秋緯。蕭何感昴精而生。典獄制律。

括地志云。昔秦欲伐蜀。路無繇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于後。偽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輦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

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故號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

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王氏之
子曰脩好遠遊故祀為祖神

昔澹臺子羽齋千金璧渡河陽疾波起兩蛟夾舟子
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
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

韓非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
一紫

墨子曰公輸子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

至於郟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
般詎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
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
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
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而
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
宋

枚生名乘字叔其子皋蓋以術枚氏而得姓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絀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于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漆其頭為飲器。大宛傳：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飲器，命子也。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氏以為藥器。呂氏春秋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溲杯。持衣與豫讓，三躍而擊之。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無禮，乃求歸。秦王為杙置之橋，欲以陷丹。過之，蛟龍捧舉而機不發。

又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乃仰天

莫烏頭即白馬。生角。田光答燕太子云。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軻與太子將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所謂恣所欲。以順適其意也。

齊田橫慕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夫人。庶人使挽逝者歌之。

魯連子云。蘇辨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叔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請千里駒。往請田巴。曰。吾聞

史合衆新

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秦穆公將兄三人。囚於內宮。出春秋後語。

洪內翰語。請節詩。刑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此字之謬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改成式雜俎。天山有

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為目。臍為口。操戈感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為是。

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北山移文有鶴書。赴隴。管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藜藿。則必旒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

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豈殺莖柯
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
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
物之有業者寡矣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坐而
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
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

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
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
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慶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
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
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
器晚成大音希聲

韓宣王謂膠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對其可乎對曰
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

史記卷之八

十一

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
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
王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
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
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
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
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

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
虜自賣衰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左史倚相
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
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
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
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古劫終

問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likely a commentary or a list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

Large blank area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a diagram or a large-scale drawing that has been mostly obscured or is very faint.

